

新華活葉文選

第424號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新橋路一號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發行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一九五一年四月初版
一九五一年七月再版
8,001—9,000

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實踐論」

伏爾科夫

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實踐論——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是在一九三七年寫的。作者的目的是用馬列主義的認識論的基本學說來武裝中國共產黨的幹部，以便在思想上擊敗教條主義者與經驗主義者。這兩類人曾經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中國革命事業受到極大的損失。教條主義者否認馬、恩、列、斯關於『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的學說；經驗主義者不瞭解革命理論的組織、動員及變革的作用，兩者都同樣地歪曲了馬列主義的認識論，忽視了社會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決定性意義，也忽視了列寧的反映論以及列寧、斯大林關於理論與實踐統一的命題。

毛澤東這篇著作即關於變革的革命實踐以及它與革命理論統一的作用的著作說明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這篇著作中滲透着黨性和對唯心主義與主觀主義以及庸俗經驗主義的不可調和性。它的目的在於教育幹部來進行中國革命，它是在這個鬥爭正進行的過程中寫的，因此，它是理論與實踐之統一這一命題的活生生的體現。這篇著作具有一種簡單、明瞭而生動的風格，各國共產

黨及工人黨的積極黨員讀到它時無疑地將得到裨益，而且它無疑地是這些政黨在反對唯心主義者及經驗主義者歪曲馬列主義哲學及認識論的鬥爭中的重要資產。

毛澤東首先分析生產活動的作用，認為以解決人類物質生活問題為目的之生產活動是人類的社會實踐及科學知識的基礎。他說：『這是人的認識發展的基本來源。』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在生產與階級鬥爭的依賴關係以外去考察認識的過程，與此相反，『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人與人間的其他一切關係（政治的及文化的）——包括階級社會中的階級關係在內——也要『經過生產活動』來認識。同時，各種形式的階級鬥爭給予人的認識發展以深刻的影響。毛澤東說：『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毛澤東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它的階級性；二、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毛澤東於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黨性，以及它的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之後，毛澤東並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命題：在馬克思主義以前『客觀主義』統治的時期，『大家對於社會的歷史祇能限於片面的瞭解，這一方面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會的歷史，另一方面，則由於生產規模的狹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因此，祇是到了具有高度生產力的近代大工業及近代無產階級興起的時候，馬克思主義科學的出現才成為可能，『人們能夠對於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全面的歷史的瞭解，把對於社會的認識變成了科學。』

根據斯大林這個著名的命題，毛澤東說：人們的社會實踐是理論的基礎，而理論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從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命題——社會實踐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毛澤東得出結論說：如果人們要想在實際工作中不致失敗，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他們『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性……』，為了強調實踐在馬克思主義認識中的無上重要性及作用，作者引證列寧的『哲學筆記』中的話：『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因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

毛澤東隨即解釋馬列主義的反映論。人們對自然界及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也是隨着人們生產活動之逐步發展而趨於完善的，就是：『從簡單到複雜，從片面到全面。』在感性階段（感覺，印象）時，人們在實踐過程中祇反映了現象、事物及客觀的若干片面。由於數量累積以及感覺和印象『多次反覆』的結果，認識發生了辯證性的突變，產生了在性質上與感覺不同的概念。概念意味着已抓着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繫了。這樣就到了概念，判斷與推理的高級階段，作者稱之為理性或論理階段。這裏，他根據的是列寧的命題：從具體上升到抽象的思維——如果正確的話——不是離開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話，那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了自然。』（列寧）毛澤東說：感覺可以解決現象問題，可是，本質問題祇有理論才能解決。『感性與理性二者的性質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離的，它們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

毛澤東舉出一些例子，說明實踐在人類認識過程中的決定意

義。他說：『無論何人要認識甚麼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於（實踐於）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在資本主義還未出現時，不可能在封建社會中就認識資本主義的性質。因此，作者嘲笑那些自命『不出門，全知天下事』的牛皮『秀才』。

作者強調：必須親身參加實際鬥爭，『才能暴露那種或那些事物的本質而理解它們』。同時，作者也指出：間接經驗也是存在的，因為沒有人能夠經驗一切事物。事實上多數的知識都是間接經驗的東西。『這就是一切古代的與外域的知識。』在我爲間接經驗者，在人則爲直接經驗。作者結語稱：『因此，就知識的總體說來，無論何種知識都是不能離開直接經驗的……離開實踐的認識是不可能的。』中國人有一句老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是十分正確的。

毛澤東以列寧斯大林式的不可調和性，尖銳地抨擊唯心的唯理論者。他們硬說理性認識的來源不是感性認識，他們否認客觀經驗並斷言祇有理性是靠得住的。他說：『理性的東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於它來源於感性，否則理性的東西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只是主觀自生的靠不住的東西了。……一個閉目塞聽、同客觀外界根本絕緣的人，是無所謂認識的。』

同時，也有一些沉溺在『庸俗的事務主義』之中的人，他們輕視理論，因此『不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他們的見解也同樣是極不正確而且有害的；『他們缺乏明確的方針，沒有遠大的前途，沾沾自喜於一得之功與一孔之見。』這些經驗主義者不瞭解：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及其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作者帶着諷刺的語調結語稱：『這種人如果指導革命，就會引導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馬克思主義承認理論的能動作用，因為，正

如列寧指出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

雖然唯理論與經驗論在表面上似乎有很大的分別，但在本質上它們是相同的——兩者都不能瞭解認識的歷史性與辯證性。這兩種思潮都是很錯誤的。停止在理性認識上也是不對的，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在於利用這種對於客觀規律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毛澤東說：『還需要更進一步，就是：『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抓着了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再用到生產的實踐、革命的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實踐以及科學實驗的實踐中去。』這就是認識的辯證進程，在這進程中，實踐是認識之發展的無盡循環中的第一個和最後一個（同時，接着又是第一個）環節，而同時，『實踐與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爲了證實這些推論，作者引證列寧的話：『生活、實踐是認識的第一與基本的觀點。』以斯大林的話：『離開革命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離開革命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

毛澤東問道：這樣認識運動就算完成了嗎？接着他作了唯一正確的辯證回答：『是的，完成了，又沒有完成。』某一工程計劃的實現，某一科學假想的證實……等，都是具體實現了一個目的，『然而，對於過程的推移而言，人們的認識運動是沒有完成的。』社會實踐中的不斷發生，發展與消滅的過程正如人們對相對真理之認識的發生、發展與消滅的過程一樣，是沒有窮盡的。因此，正如列寧指出：無數的相對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真理。

毛澤東斷言：『人們對於客觀現實的認識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

認識真理的道路。』毛澤東堅決地揭露了不可知論及僧侶主義想混入科學及認識論的一切企圖。

在結論中，作者對人民社會工作（實踐）中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需要與重要性提供了一個哲學上的根據。他說：因為任何過程『由於內部的矛盾與鬥爭，都是向前推移向前發展的，人們的認識運動也應跟着推移與發展』，所以，真正的革命領袖不但應該改正自己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中的錯誤，而且應該在提出任務時，極力不使自己落後於急速發展的局勢。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七四期）